



憲章類編卷三十六

太監內使

洪武二年十二月定內侍諸司官

洪武三年冬十月 朝退兩有二內使朝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
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
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
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

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四年閏三月 命吏部議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因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如城狐社鼠未可易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漸也

洪武五年六月 定宦官禁令

洪武六年冬十月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洪武十年五月監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諸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可得預者况寺人朝夕左右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為

憲章類編 卷三十六
所惑而不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父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十二月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

洪武十七年四月更定內侍監局司庫門官品職 七月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革除建文三年十二月詔禁內臣出使侵凌吏民

未樂二年十二月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

宮禁使令之人汝何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為京尹朝夕
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汝
若復蹈前非必誅私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永樂十年七月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
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
况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
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
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洪熙元年二月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
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
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
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
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宮刑下死刑一等爾亦須
嚴切禁止顧楊士奇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

宣德二年七月 上御左順門諭禮部尚書胡濙曰昔
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
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比
者小人復犯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

實錄卷之六
徧諭天下使之遵守

十一月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齎書諭之且察其所為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於直隸選駙馬擅作威福杖義勇前衛經歷董鈿至死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宣德五年五月工匠有告內使帝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其制過於御用器者上命付法司治之如律

宣德六年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誅其黨陳海等十人詔天下諭都御史顧佐內臣出外有犯令所在官司奏聞重治知而不奏罪同軍民撥置害人者罪死景泰元年正月內侍單增下獄時增恃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給武弁持賄賀其生日如往年王振故事都給事中林聰合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帝覽疏命錦衣衛捕治尋釋之

二月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

亡太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闡人專備洒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制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景泰二年六月 上皇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告變帝怒殺中官阮浪

景泰四年九月太監金英奉使至南京還南公卿俱餞於江上大理寺丞薛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君子謂至誠動物瑄固有之而英亦可謂公於觀人也孰謂中官盡無人哉

天順元年二月贈少監阮浪爲太監

天順五年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曹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旣見吉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

之曰汝等不可如此即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
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了
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
時告戒卿豈知之

天順八年九月 憲宗內臣牛玉朦朧奏請將已退吳
氏冊立皇后免死謫居南京

成化九年四月司禮太監沈繪下獄繪恃寵稔惡後見
踈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家僮演習
以備不虞有畏祥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
不法事及其第千戶廣不時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
下法司推問獲實命繪祥斬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
禮監奏請處治

成化十年十一月有自宮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已謫戍
皆逃至京師復希進用 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
嚴加禁約

成化二十年五月山東黃縣民李安逃居京師大興縣
陳留村村民田政等四人各有子年十歲皆猜安闖以
求進其欲自求進者安輒爲闖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

當置之法因據近例自闔者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具
獄上請詔李安違例爲人淨身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
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廠炒鐵三
年其子俱發本縣嚴督戶長收管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陞蘇
童各上疏皆言星變者因闈豎干政妖僧蠱惑援芘憐
壬竄逐忠良所致疏入皆不報 時言者漸及宮闈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吏部皆不敢推陞
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

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
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
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
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
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 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
命發南海子充淨軍黃鉞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
嶺衛充軍

弘治三年十一月彗見求言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臣
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

工匠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倣虛實遮掩誰能詰
之北見凡有章奏先允而後下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
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
風震懼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上嘉納之

正德五年八月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誅
詔允瑾所行各衙門逐一裁革但又云百官緘默順從
皆非得已事干人衆都不查究於是逆瑾流毒尚在而
魏彬馬永成等仍濁亂朝綱賞罰失當山東河南北江
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按平吳之歲置內使蓋洪武二年諭吏部定內侍諸
司官顧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
一二見若用爲耳目即耳目蔽矣用爲腹心即腹心
病矣但常戒敕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
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乃定置內使監奉
御凡六十人又置門官又命吏部定品秩五年六月
詔宦官禁令六年令禮部議考糾劾內官之法置內
正司十七年更定諸監局庫品職二十八年領
皇明祖訓遂爲定制

內官監門局庫分職掖庭凡監十一曰神宮監掌灑掃曰尚寶監掌玉寶勅符將軍印信曰陵神宮監掌灑掃并栽種等事曰尚膳監掌供養及玉膳并宮內食用之物及催督光祿寺造辦宮內筵宴茶飯曰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等事曰司設監掌御用車輦牀被褥帳幔曰內官監掌成造婚禮粧奩冠舄傘扇被褥帳幔儀仗并內宮內使帖黃一應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食米土庫架閣文書鹽倉冰窖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一應禮儀制帛及御前勅合

賞賜筆墨裘袴書畫管長隨當差內使人等出門馬牌等事并催督光祿寺造辦一應筵宴曰御馬監掌御馬并各處進貢及典牧所關收馬驢曰印綬監掌誥券帖黃印信選簿圖畫勅合符驗曰直殿監掌灑掃殿庭樓閣廊廡監各有大監正四品左右少監從四品左右監丞正五品典簿從五品長隨奉御正六品凡門四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掌晨昏啓閉關防出入各有門正正四品門副從四品凡司二曰鐘鼓司掌奉先殿祭樂御樂并宮內筵宴樂更漏早朝

鼓曰惜薪司掌宮內柴炭各有司正正五品左右司副從五品凡局六曰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督造刀甲等及宮內所用梳篦刷牙針剪等物曰內織染局掌染造上用并宮內一應段疋曰針工局掌成造一應婚禮衣服并內官衣服曰巾帽局掌內官紗帽靴襪及賞賜巾帽等物曰司苑局掌宮內菜蔬并種田曰酒醋麵局掌宮內食用酒醋麵糖等物各有大使正五品左右副使從五品凡庫三曰內承運庫掌段疋金銀珠玉象牙等物并同司鑰庫管鈔曰司鑰庫

掌內各衙門鎖鑰并收藏鈔等物曰內府供應庫掌上用香米并內用香燭油米及內官飯食果木等物各有大使正五品左右副使從五品東宮典璽局掌璽寶翰林等物典藥局掌監同御醫脩合藥餌典膳局掌監造膳食典服局掌冠冕帽袂袍常服珮帶靴履等物典兵局掌甲冑戈予弓矢刀劍典乘局掌車馬各有局郎正五品局丞從五品三十年內府又置都知監銀作局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雜職

按凌翰曰國家闡官寔與公孤之權相盛衰 天子

早朝晏退日御便殿則天下之權在公孤一或宴安是懷相臣不得覩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閹宦蓋公孤虛侍君側累日積月朝鐘不鳴章疏之入司禮監文書房則主之可否時出於內批公孤不得而與矣故三楊在 宣宗時言無不售至 英宗初則拱手唯命莫如之何蓋宣宗則日臨群臣躬攬庶政故與公孤親而權在公孤英宗初政頗事燕閑故與閹宦親而權在閹宦一人之身前後所遭如此國家政權所寄之由也是故王振汪直劉瑾之徒得私盜國柄以威弄於肘腋今 天子龍飛英睿神武日親機務延接公卿閹宦之徒雖有巧佞而無所干售且稍有踰越輒鞭笞以死是故喙息窳伏唯任使令昔也公孤出閹宦之門今也閹宦出公孤之門又何勞 聖天子復講制之之權乎雖然事固貴于謹始勢尤難於克終懷老成忠愛之心者固不敢即以爲快也

鎮守太監

景泰六年正月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始

此

成化二年十二月鎮守開原右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朗失機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揆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爲綸等保留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

豈得援以爲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爲朗乞置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旣爲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回李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成化十三年六月巡撫雲南王恕上奏鎮守雲南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猗苦蓋黃鸚哥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太學士商輅奏蒙堆却貢獻今却令臣進貢前禽誠恐近日別有勅旨轉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都布按三司將爲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臣不得不明言之能在雲南近年差

官盧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擾
害夷人致指揮郭景投井身死臣聞漢時鼠巢于樹野
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鸚哥本綠羽而今黃豈非變色
類耶能何取于此故違詔旨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乎雲
南近來貢獻少息人心稍安若容進此物弊端復開伏
望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
下幸甚上嘉納之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兵部尚書張鵬等奏邇者本部陳
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以量減五府陳言邊城沿海添
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
年正月詔書通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
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
開具謹將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
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
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旣言地方有事
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弘治十八年十月武宗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正德二年四月勅天下鎮守太監如巡撫都御史之任

干預刑名諸政皆劉瑾所為

織造太監

弘治九年四月遣中官南京織造

弘治十八年八月武宗 差承運庫太監王璿崔果往

南京浙江織造

審錄太監

成化十七年四月勅司禮監太監懷恩三法司審錄囚

徒

監督軍務太監

正統六年正月 命太監曹吉祥監督征麓川軍務

正統十四年正月 命太監曹吉祥陳蕪監督討閩寇

軍務

成化十七年五月 命太監汪直監督宣府軍務

正德七年正月遣太監陸閻監督諸軍討流賊

總督軍務太監

正德五年五月 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中外兵討安化王寘鐸

正德六年十月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討流賊劉六等

正統十四年正月 命寧陽侯陳懋等討閩寇以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

正德七年正月遣太監陸閻監鎗督諸軍討流賊

提督市舶太監

成化元年九月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住因誣奏張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使李顥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但加戒飭而已

成化十六年十二月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常眷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廣東市舶司太監常眷奏乞均徭

餘戶六十人添辨方物布政使陳選奏近奉詔例宜悉
停免 上諭戶部從之 番人馬力麻買貨海上詭稱
蘇門答刺國貢使希眷利其珍奇許焉陳選發其偽逐
之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廣東左布政陳選奏據番禺縣
知縣高瑤呈鞫犯人黃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
商交結太監希眷出海通番恬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
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
撫都御史宋旻勘報旻長眷不敢詰問姑緩之

命官教內官

宣德四年十月 命謹身大學士戶部尚書陳山專授
小內使書

內官出獵

天順二年十月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
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既出外不
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

內臣以爲出獵所獲遣人預進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
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

歷朝內官

賢

太監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
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太祖往觀鑿與西出雲慮
必與禍急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崒舌駛不能達
太祖怒其犯左右搥亂下雲番斃右臂將折猶奮指
賊臣第 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

間數匝亟返樓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太祖追
悼奇錫贈葬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鐘
山西

太監阮安交趾人清苦介潔善謀畫 太宗營建北京
及治塞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諸屬一受成筭

太監陳蕪交趾人永樂五年入宮至景泰時卒歷事五
朝保抱皇子四夷征討悉與行賜更姓名曰王瑾寵賚
爲本朝中璫之冠 太宗賜範金圖書四一忠肝義膽
一金貂貴客一忠誠自勵一心跡雙清

太監沐敬建文宮中人 太宗北征四十日不見寇兵
困糧竭六卿勸回鑾皆鎖項敬復苦諫 太宗罵曰反
蠻敬舉首曰不知不知 太宗怒命縛斬之敬言猶不
已 太宗悟曰使我家養人悉如此何患不好遂釋之
太監劉永誠虎視屹屹便習騎射三扈 太宗北征奉
宣宗使偵漢邸廷謀三帥師討兀良哈俘馘無算捕執
磁相妖人李宣張普祥 英宗朝監鎮甘涼耀兵境外
塵陣於沙漠數取勝擒其酋景泰末召還總督團營內
城之謀預勤披甲獨以滿盈索退姓屬令辭職遺榮杜

謁泊如素門成化初具辭累朝所賜產第祿從之

太監興安性廉守不能干以私當國家多難景皇縱樂
中外恐恐安雖短於才能諮信二三故老贊襄救正盡
其力之所可為但廷議迎駕多沮之蓋甚不得已者也
潛諭默挽興之力居多興好佛甚遺命化沉香龕子粉
其骨作浮圖供其不流染本習亦以此

太監懷恩成化中以直道黜居鳳陽弘治改元召還司
禮監預聞朝政 孝宗信任之恩首白內閣萬安不愜
人望王恕以雄才淪落宜黜安進恕 孝宗即罷安召

怒為吏部尚書

王岳何文鼎弘治末年賢宦鼎力抵戚畹張司禮李榮希內旨杖之慘甚迄死罵不絕口岳清介不伍俗正德初劉瑾等用事出岳居東廠每維持士節執法認真諸要門各遣緝之科道官走謁岳門岳以正對瑾因中傷岳駕言岳授意九卿等官令論列闕宦且云請試之諭岳欲杖朝官觀其解否武宗如其試岳果長跪乞宥武宗怒甚謫戍孝陵行至臨清賜死於舟中

太監蕭敬詳諳國典持重老成歷事數朝正德中諸奸

疊肆誣

上行私

武宗每召之問輒對非先朝故事

多所救正嘉靖初言官交中之以罷司禮

孫裕

孝皇時舊瑞嘉靖間懷

孝皇不考及戚畹懼

憲泣控

天子頗踰激

天子欲明倫執法撻之遂自

縊廟中

歷朝內官

劣

王振

宣德十年九月英宗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

正統四年十月福建僉事廖模杖死驛丞楊溥欲坐償命楊士奇欲擬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聽之自是權漸擴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正統八年四月初張太后與聞國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三楊處分數年政治清明自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

勢孤後進皆委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已者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皆儉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效勤極盡諂媚之態自是舉朝皆以翁父稱振禧等又宣言於衆曰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金銀幣帛進見自此遂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當朝覲日郡邑庶職無不進見有致千金者一時以廉者為拙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

可止矣 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其眷之一日問
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
鬚時聞之間巷傳笑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初王振問
於楊亦竒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竒薦瑄時瑄爲山東
提學僉事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士竒曰瑄宜詣振
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門邪後遇諸塗瑄復不
禮根滋不悅會有武官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
之妾待不可妾因誣告妾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
理辨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誦事振譖之振嗾御

史劾瑄受賄故出人死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
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
將決家人乞代死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死除名放歸
田里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
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
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從
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
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
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禮

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 六月翰林侍講劉球下錦衣衛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脩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為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

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為襯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歌九疇為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娛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為球所憑云 秋七

月王振惡祭酒李時勉守正誣構傾擠傳旨荷枷國學
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者數千
人命釋之遂乞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者塞途京師爲之
罷市

正統十二年五月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
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
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
之具鷄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
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

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覲至京遂受
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
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
需笞之領牧者譖於王振捕之下獄蓄楚幾死竟謫
戍邊

正統十三年四月初福建叅政宋彰交阯人結納中
官侵漁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
所費驗戶科歛貧乏者甚爲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鄧
茂七因人心搖動遂畜異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

呼而集旦夕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

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餘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 按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陸秩萬數而夷酋終逋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

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警報時至王振不與大臣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十月十七日駕發京師八月至土木敗績車駕北狩事具親征也先本末

中 八月皇太后命籍王振宅珍竒寶玉綺繡金銀凡
十餘庫磔振姪錦衣衛指揮旺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
天順元年四月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先是正統中張
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
寺于宅左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
有謂今陷虜中反爲虜用者振族黨竝坐誅夷第宅沒
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
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
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勅賜祠額曰

旌忠以僧照勝奉其香火

曹吉祥黨石亨

天順元年六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周斌等下詔
獄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
降謫有差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
間印馬還京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併言其怙寵
擅權之罪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
得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慧孛孛連見亨吉祥勢
益張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並糾亨不法兵科都

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
吉祥合謀入譖遂同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
貞等欲加排陷悲哭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
永從子故結黨誣臣及疏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
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
凶罪狀明甚上意已主先入之譖竟莫能回悉收鵬瑄
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嚴刑拷訊究主使之入王鉉及
錦衣衛官劾奏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謂其
阿附有貞及賢遂併下有貞賢干獄是時士大夫莫不

驚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爲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
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
外京師震恐於是獄皆從減翌日赦有貞等出獄降有
貞賢綺皆布政司叅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戍遼東
鐵嶺衛 上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
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只得徇從旣而曰近日主張行事
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一妄言今與有
貞同謫於心不堪即召王翺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
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李賢曰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

不懽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三代可復
不幸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
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七月復下徐有
貞獄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叅政石亨輩猶慮其復起必
欲殺之令人僞作奏疏毀謗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
彛名上之命逮秉彛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
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
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
衛都指揮門達陳諸刑具于庭拷掠瀕死數四士權終
無所言乃摘有貞武功伯誥券中有續禹神功之語出
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豈有
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
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作撰制文竊弄
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
無人臣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釋編發金齒爲
民士權秦州人博極郡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
士先生游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怵于威
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旣而

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
權之義而簿有貞云時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
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
榜格呂原岳正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
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
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
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
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
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

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謫贊善岳正初正入
直文淵閣 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
臣權重上頷之曰已諭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
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
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
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心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
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災
上命正草罪已詔歷陳姦邪蒙蔽詞極切直石亨輩大
怒遂指爲謗訕內批謫廣東欽州同知有士人告之曰

公犯孔子未信而諫之戒矣正曰簡用置左右責任甚
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也 復謫前
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
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
不從復謫戍南丹 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閔者
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
斥薦其私人叅議盧彬太常寺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
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內閣 八月逮岳正繫詔獄謫戍

肅州正旣降欽州同知道岷州縣以母老留閱月兵書陳
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
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
州鎮夷千戶所 九月勅左順門闔者今後非有宣召
總兵官不許擅入時石亨張軌輩每朝退頻入見出則
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謂
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
不必來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上
覺其意故召諭之 十月虜酋孛來近邊打圍傳聞寶

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之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不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陳汝言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狼籍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甚何得

賂之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無狀每詰石亨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皆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是上深啣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有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於此

太平侯張賜初名軌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

憲章 卷三十一
謙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併誣殺之廣
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
歸家發病死

天順二年六月上躬理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
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
嘗於靜中召賢歎曰為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
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
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
從容諭之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阻
之賢曰臣欲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以為不可庶
幾漸能革之上曰然

天順三年九月石亨奉朝請

冬十月石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
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願養勢焰燠灼天下寒心而
亨恬不知戒上千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累月不息
蓋郡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
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
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

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帥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于亨 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

謀於是下亨獄死其黨童先等皆坐死李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一旦除之當時若以石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罪但復位之初

附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
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
羨要職事一缺謀之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
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
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為恬退之習可
見士風之振否係上人何如矣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
果然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
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
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

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為非順幸賴陛下
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
不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
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
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愚見若景
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
欲陞賞以誰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
之事致干天象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
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

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
驗之爲由信 上曰然

天順五年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曹欽作亂吉祥
在正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結以恩惠收爲腹
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峻秩石亨事發冒功者
俱革去此輩仍爲吉祥所庇如故吉祥初以迎駕爲功
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贖貨無厭 上初不
得已從之後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
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鏜統兵

往甘涼殺賊期七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就乘是
日殺馬昂孫鏜因擁兵入宮爲亂吉祥居禁中爲內應
幸而都指揮完者禿亮風聞異謀時漏下二鼓詣長安
門通孫鏜等潛報於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欽兄
弟與諸同惡者不知其謀已洩乃詣錦衣衛指揮逯杲
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惡之人
朝廷委任行事嘗緝欽過惡欽所最恨者故先殺之然
後分布諸惡於各禁門待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在
東長安門李賢四更時到朝房聞搶馬驚亂以爲出征

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俄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中一人砍賢一刀又擊背一下適曹欽至見賢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逮梟潛毀反欲相害提梟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賢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挾賢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就紙筆寫成賢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殺

賢令持刀者同賢尋尚書馬昂幸翱等解之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賢翱等復解之忽孫繼宗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賢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各率軍逆擊俱被殺死至晚大雨官軍圍欽等於其家盡誅之賢被傷在吏部慮脅從者不寧即上疏請急宣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是晚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竝流嶺南追封吳瑾梁國公

謚忠莊贈寇深少保謚莊愍孫繼宗加大保孫鏜
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竝加太子少保進完
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京師有賀三
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
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
竄殆盡三老獲免

汪直

成化十三年二月福建建寧衛指揮楊暈故少保榮之
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讐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

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暈潛至京營解主於
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給暈盡得其所投營解情由傾
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
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
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鄰
居乃登墉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
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
亦爲之稍戢韋瑛本一市井無賴因投內官常姓者爲
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汪直先爲照德宮內使年

幼得寵陞御馬太監去歲九月因黑青之異侯得權之
誅命出外訶察物議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
內外人不知至是訶得暈事執以取信於上且謗及
諸大臣上益委任之遂權寵赫奕時吏部尚書尹旻好
結中官爲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
皆密遣人預通情款云

成化十三年四月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
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
釋之竟不以聞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

西廠獄

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汪

直遣韋瑛執送西廠獄

浙江布政使劉福起復至京

聽選有構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廠獄

建寧衛指揮

楊泰子暈爲汪直所誣下獄死

上命太監錢僖百戶

韋瑛籍暈家產并械泰及其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獄
具泰坐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官獨祠堂與田
三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榮祀泰弟仕偉調台州府通
判婿董序調河間府通判弟中書舍人仕敬調惠州衛
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崇瘦死應奎充軍後泰

以審錄宥為民 五月 發御史黃本為民本往雲南
貴州清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
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遂以罪坐之 汪直令韋瑛執
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 丙子罷西廠緝事
者時汪直行事官校勢橫道路以目朝臣皆不安商輅
萬安劉珣劉吉上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
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
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羣小羣小之
中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奪同惡相濟如王

英者肆無忌憚傷害良善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
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錄
杲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逐
奸邪之輩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 上怒
命司禮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闕下謂輅等曰朝廷
用汪直緝訪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對曰
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
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下筆必
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誰獨為先珣

曰珣等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
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吉
曰汪直之罪縱使吉等不言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
黜謫罰皆所不避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
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話倘 上召問幸
勿變前言輅等曰變者天殛之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
三公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
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
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

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箝其二黃賜陳祖生皆攔在東華
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福建人與楊暈通 上疑此
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草會諸部院
大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而
責之退還本監調常瑛於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錦衣衛
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察院
私文令各該巡按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
但上意猶未釋然 初項忠具奏草令武選郎中姚璧
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

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爲首旻怒曰今日讒認得六卿之長旣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珣劉吉於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列乎珣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初西廠所執人旣多皆無案籍可證至是廠革其人各

散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

五月西廠雖革

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

令訪能文事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戶吳綬能寫本通行移直遂召至批答封進稱旨遂有是命

六月革兵部尚書項忠爲民忠初具奏革西廠令

郎中姚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汪直嚙之至是直嚙

東廠官校劾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

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

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交論忠

違法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革為民，其餘降罰有差。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荐臻，伏蒙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暉、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什馮徽等寃抑之囚，禁裏河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柰其部下官校常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脩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詗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訪楊暉，授商輅、李賓、董方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為直所喜云。

成化十四年六月，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

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己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竟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 七月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旣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州統建

寧延平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二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執蘇松巡撫都御史牟俸翰林學士江朝宗下錦衣獄事連浙江僉事吳編等多人差官校逮問初太監汪直欲往遼東詗察事情不果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賂直相厚者斬爲之解旣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人候直過群伏道左右保鉞行事公當

時直左右已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
寧鉞便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
合鉞因譖馬文升及倭倭巡撫山東時鉞為布政有隙
及巡撫南直隸適汪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者直歸
未發也至是倭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之下獄
鉞子澍前以奏捷陞錦衣衛冠帶小旗至是鉞言澍嘗
為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學自効因引李秉子華項忠
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
請免澍旗役而令冠帶入監從之

成化十五年五月太監汪直執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
錦衣衛獄 初年倭與江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編等始
逮至會鞫理刑指揮吳綬承汪直意備極拷掠訊之皆
不實倭獨誣伏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
擬倭受財枉法者律謫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嘗有事
譴倭調廣東市舶司提舉編等皆無罪釋之倭至戍所
逾年卒倭為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寔有力焉
已不為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為汪直所陷而
無恤其寃者 謫兵部侍郎馬文升戍邊文升奉勅往

遼東撫諭夷人汪直亦往按事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朝會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升所爲遂囑奏文升專擅行事撫按無方致啓邊釁初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此陷之吳綬承直意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遂命謫戍四川重慶衛

成化十五年七月 命太監汪直行邊 十月 命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

伏當加聲言來寇遼東請命謀勇大臣假以賞罰之權揜其不備搗其巢穴時鉞附直勢而司禮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遂主鉞奏而有是命直弄兵之禍實始于此云 命陳鉞叅贊東征軍務初建州之役其謀實起自鉞而王越亦有垂涎之意余子俊以越關邊啓釁惡之既而 上命汪直朱永將兵而不及越越疑爲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今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爲沮

撓宜勅其協濟共謀毋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以計沮
王越竟得參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去 閏十月初
汪直朱永之討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
勿令驚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擬示弱損威乃遣使招誘
建州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
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勅汪直等便
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禁
錮之 十二月錄平建州功加太監汪直食米歲三十
六石韋朗十二石陞陳鉞爲右都御史官旗陞者一千
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成化十六年正月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
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
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參將等官即令直等推舉
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啓行時鎮守延綏太監張
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寇及巡按陝西御史
徐舟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臣議戰守機宜
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探知汪直等意不敢違拒奏請
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驚朝廷命將出師多因整

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早定議為措置上
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并請命監督提督總兵等
官故有是命 三月 監督軍務太監汪直提督軍務
都御史王越至威寧海子襲破虜營奏捷 勅吏戶二
部臣曰汪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米四十
八石越封威寧伯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都察院左
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勅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
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
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團

營如故薛應祈曰王越逢迎汪直躡取爵位許進又從
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六月
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常朗總兵
官縱謙前巡撫陳鉞等啓冀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
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為其
雖為御史強珍所劾不過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
愜請重加懲治為人臣欺罔之戒御史許進等亦以為
言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爾
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既而

汪直自遼東還憾珍奏其事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叅被
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如
珍奏不實即械至京鞫之 八月謫強珍戍遼東先是
珍劾韋朗緱謙陳鉞失機罪汪直奏珍欺罔命錦衣千
戶蕭聚械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
謫之 冬十月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奏戶部尚
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為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
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章玄應等亦
言鉞存心陰險制行愴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
典刑以為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成化十七年五月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
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
賊 十一月太監汪直威寧伯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
兵部尚書陳鉞謂宜如所請會巡撫宣府秦紘奏虜數
出沒 上以邊務方殷不許 十二月 命王越佩征
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偁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
虜寇

成化十九年五月 鎮守大同太監汪直等馳奏有自

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
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達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
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
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
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
處守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
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閑暇
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役銳氣
消沮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調

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鏗奏直與總
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
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債事 上降
勅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追候不及動遭筆
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且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
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卧公館
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且曰吾
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
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八月汪直

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書陳
鉞工書戴縉錦衣衛都指揮吳綬俱革職爲民工侍張
頤致仕初越縉等諂附汪直內外交結朋比爲姦勢傾
中外翰林都御史科道布按等官江朝宗牟俸王崇之
趙良張善吉方賓沃預馬文升強珍張銳王齊等皆罹
其害至是公論快之越濬縣人鉞獻縣人縉南海人頤
江都人山西軍籍皆進士出身可爲科目愧云

王敬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太監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

藥爲名乘傳南行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
並受其害凡江南書畫玩器之奇絕者檢括殆盡至蘇
州府令生員抄錄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
敬卽令有司追逮至驛中亂筆之生員趙汴等閔然攘
罵數其擾害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
擬杖贖罪奏繳從之 江南巡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
其畧曰近見內官監太監王敬齋來駕帖止開前往蘇
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
豈期王敬動以朝廷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

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冰梅
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
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壹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
塊于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
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
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
幾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
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
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
敬聽伊撥置舳舻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
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在難
保之天命割恩在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詔差官校械
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充淨軍王臣伏誅中外雖稱
快以為敬等猶倖免云時常州知府孫仁為王敬誣奏
被逮恕亦奏釋之

李廣

弘治十一年十月太監李廣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

傾中外大臣效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亭
成幼公主中痘醫藥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殤于宮中方
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年月犯太歲 太皇太后
怒曰今自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
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戶科給事中華昺上言一事
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畧謂吏久而奸法久
而玩今天下之財效聚於大臣大臣之財效聚於內臣
內臣之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寔天所誅也其餘黨
猶蟠據于中外里巷傳誼士人闕議凡有欲為大京堂

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攘剝削已不容誅况又納諸
宦官之門以為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耶願亟發李廣
之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
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非止弭
災之一端也 上命內侍搜索李廣家得一納賂簿籍
首進之簿中其送黃米幾百石其送白米幾千石通計
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
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上悟廣贓濫遂籍沒之科道
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懼危甚各潛赴戚

壽寧侯處求救昏夜奔馳不期而會者十有三人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姓名一一盡傳於朝野矣

劉瑾八黨

弘治十八年十月武宗上初卽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游謀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

廷不過虛名而已上信之新差者盡數收回于是內臣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正德元年冬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上卽位內臣馬永成及劉瑾等八人以深宮舊恩日導上弓馬鷹犬歌舞角觝為樂舊內臣段敏黃偉端慎斥不用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為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諫官有章入交論

壽寧侯處求救昏夜奔馳不期而會者十有三人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姓名一一盡傳於朝野矣

劉瑾八黨

弘治十八年十月武宗上初卽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游謀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

廷不過虛名而已上信之新差者盡數收回于是內臣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正德元年冬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上卽位內臣馬永成及劉瑾等八人以深宮舊恩日導上弓馬鷹犬歌舞角觝為樂舊內臣段敏黃偉端慎斥不用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為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諫官有章入交論

諸闈下之閣矣閣三老持諫官章其方公誠及此時率
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之更場為力事或
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為我草疏即事弗濟吾
年足死矣李寧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
恐上弗省不可效恐覽弗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
臣上言人上以辯姦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臣等伏觀
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
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
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

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神睚媒孽無復禮
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
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兆
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
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太監雖畢儲嗣未建萬
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盡誅粉堊醢何補於事
乞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消禍亂之萌
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群姦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諭
已悟當痛加脩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劉健

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初成等 上不允
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
不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健等卒提
不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悉齊輩所為獨
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以太監李榮手
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良是無非 愛君憂國之
心但各奴儕事上又不忍即置之法幸坐 寬之待上自

虜耳衆皆惴惴莫對惟韓文述群小道非之罪榮曰疏
備矣 上非不知今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業益窘自
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
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效官論劾不可不
從 上不得已允之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
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
輩上為之動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於萬機今左班
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
不敢言矣 上怒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

收王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太監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戲劇上久信之至是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言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益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自此始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蹊足矣若峻其事恐有其露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十一月五官監候楊源奏占天象言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劉瑾怒捫旨廷杖三十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微等上疏黜權闈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捫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為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

者內有假偽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閑住瀕歸復
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
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
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
皆坐爲民 劉瑾捏旨令左都御史張敷華致仕 劉
瑾知韓文等奏疏寔李夢陽贊成之 降夢陽山西布
政司經歷罷之 十二月劉瑾旣入司禮監上悉以天
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後瑾自於私宅票旨批
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票

公事日候其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
日審錄重囚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複數多瑾大怒罵
之都御史屠濬率十三道御史謝罪跪階下瑾數其罪
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
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
票李東陽輩必爲溫旨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等
語

正德二年春正月逮尚寶卿崔瓚按察副使姚祥主事
張偉下獄時劉瑾方張威勢適瓚以冊封回祥以御史

陞出偉以公差各馳驛乘轎爲邏卒所緝瑾奏拿下獄
璿祥枷于長安門偉枷于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
章乞寬宥始釋獄各充邊衛軍 謫兵部主事王守仁
爲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以戴銑薄彥徵等繫獄抗疏言
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
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外以言爲諱自是
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
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
閏正月劉瑾捏旨將戴銑薄彥徵等二十人并呂狝劉

滌各廷杖三十發爲民時南都御史陳壽杭疏救諸言
官併奪職 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叅政勒致
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捏旨械繫
赴京罰米叁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罷其官 二月
以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
禮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畢因致諷
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旣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
耳何又添出說話瑾因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
南部侍郎雖若遠之實陞之也蓋瑾與廷和等皆舊東

官官廷和等見事勢難處亦欲南官以為自全之計嘗
善爲辭以托於瑾因得是擢未幾罷南京戶部尚書秦
民悅復陞廷和爲本部尚書 三月劉瑾傳勅譴責奸
黨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
臣王岳范亨徐智竊美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
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卽中李慶陽主
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
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
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

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
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
鈺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逋相交通彼此穿鑿彼各反
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
俟惡稔追悔難及 夏四月王守仁被謫在途瑾遣人
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塘度不免遂乘夜佯投于江冠
履浮于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
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不
得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

中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為累
遂旋赴龍場 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
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
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為受害者河南
鎮守廖堂剝取民財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
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
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 逮巡撫南畿右副
都御史艾璞下獄發海南為民先是勲戚徐備受無錫
奸徒投獻田地民訟之朝璞承勘悉以還民備賂劉瑾別

差官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備且劾璞前勘非
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筆
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海南瓊州 罷禮部尚書
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棟賂劉瑾求封郡王傑不與
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禮書張昇代之昇亦以忤
瑾罷 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
瀚都御史張敷華為朋黨頒示天下 八月瑾恨總制
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請乞休許之 杖欽天監五官監
候楊源謫戍肅州死于道時源奏火星入太微垣帝座

前勸上思患預防瑾怒捏旨送錦衣衛着實打三十棍
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傷重死于河陽驛 九月瑾捏旨令
南京戶部尚書雍泰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
馬文升劉大夏并劉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泰先是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泰不謝未幾遷
尚書又不謝瑾怒遂有是舉 十一月劉瑾以天下巡
撫官非舊制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
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
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
召商賈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三年一次查
盤回奏內有糧料糶草泥爛者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
官糧官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
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
弊邊儲愈乏

正德三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
司送銀貳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
之 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
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

翰林脩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闕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

一辟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卽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卽奮衣起瑾固褰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

清議矣 吏部尚書許進不媚劉瑾然亦不與杭事效
調停朱瀛者每為劉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
書佯為恭謙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貶謫
不用因其有虛名乃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雖
與泰同鄉不阿于公乃吏部委曲用之耳瑾方怒泰不
置及聞此言大怒屢票旨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
劉宇代之 三月下御史涂禎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
禎江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蹟顯著適朝覲吏部奏
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

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復命俟於
朝門適遇瑾又不行跪禮卽捏旨拿送錦衣衛獄二次
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禎傷重死於獄仍行原
籍查取禎男涂朴起解補伍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
楊一清至京下獄劉瑾惡其築邊太費王鏊言于瑾曰
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脩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
救之乃得釋還 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六
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彥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東西
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枷于吏部門外時劉

瑾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暑雨晝
夜不輟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朝官三百餘人
下詔獄時早朝有遺匿名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
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
瑾疑群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
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仆地死者十
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
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
乃得釋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瑾已勤文落職猶銜恨

未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差管校械繫至京下
錦衣衛獄拷訊欲置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
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
皆稱貸以給 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先是大夏
在兵部議革驕驍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
宮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于
上者太監甯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
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字與大夏有怨言
于瑾謂抄沒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譖

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遂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焦大臣議都御史屠滸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劉宇謀謂大夏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卽顧騾車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成化中為御史嘗言宮闈預政被筆幾死累遷長南臺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聖節惟以土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猶

啣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瑾令陞職致仕十月調翰林學士張芮為鎮江府同知芮見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謫之下陝西舉人郝序獄序戶部侍郎郝志義之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塋劉瑾以為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抑文右武尤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為都督造墳塋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正德四年正月以邵寶為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擅權公卿多出入其門寶一無所通瑾啣之數令人

以危言撼之不爲動乃勒令致仕 廣東盜起陞松江同知吳廷舉為廣東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時天下鎮守恣橫廷舉劾廣東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廷舉罪逮鞫之無狀止以枉道回枷于吏部門外十有二日尚書張綵心服廷舉言于劉瑾釋之發鴈門充軍 五月劉瑾惡諸翰林官不行跪禮遂改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為南京部屬 八月瑾分遣御史周東等在邊嚴刑比較屯糧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與安化王謀起兵誅瑾

正德五年二月劉瑾專政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間言于上調張永于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 八月劉瑾謀不軌伏誅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于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其

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允其奏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執詔多官廷鞫皆錯錯索索莫敢先發言衆促刑書何鑑乃問瑾胡為引用鄉人瑾笑且罵曰汝文武大官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駙馬蔡震將瑾拷掠具獄刑部主事王宗哲亢朗讀瑾要詞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金甲蟒衣袞龍袍金龍盃甲玉印玉琴玉帶數多皆籍內帑

東西廠

成化十三年正月置西廠 二月太監汪直掌西廠恣橫無忌事具直類中 五月大學士商輅等上言西廠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 上命革西廠散遣官校六月御史戴縉假災異建言頌汪直功德以覲倖進疏

入 上悅汪直復開西廠訶察蓋苛人不堪命

成化十六年兵科給事中孫博疏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及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效乞嚴加禁革奏入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為博危之

成化十八年三月復罷西廠時汪直在大同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內閣雖萬安亦謂宜罷劉珣不從萬安乃上疏謂官民人等衆口一辭皆稱革去西廠為便 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珣有慚色

成化二十年正月械司禮太監尚銘杖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為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為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

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青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生民之幸也疏入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錦衣衛軍餘責鐸擊登聞鼓訴太監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用刑訊鞫備極慘毒索受賂

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他奇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對辯詔宗源已免死廢遣銘賊已入官連坐者置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紅石飾為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親幸者以進互相估值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正德元年十月設內行官校命太監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各遣官校巡察

內官取女妻

成化五年四月御用監左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為妻事覺上曰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庭以其絕生道無外覲也今閏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憲章類編卷之三十六終

